

抱朴子

二

抱朴子外篇卷一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嘉遁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竒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清音則莫之或聞掩揮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子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什謂榮顯為不幸以玉帛為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屹峻岫之巍我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歎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貴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跼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鵬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歆則本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頓顛而滂池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為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溢辭則冰條吐葩推高則峻極類淪竦卑則淵池差我沈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芳惠於廢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壑之嗟竊為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耻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勳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者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魏魏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為六翻託豪傑為舟楫者也若今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逮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者乃權靈鷲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駉踧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子責與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係之累淺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消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鼙鼓堙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極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辨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握乎陸沈哉深頌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為棲神冲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而不能加也不踳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為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復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手以愆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躬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翻於腐鼠以蕃武為厚誠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坦乎猶奔星之暫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若形於外物哉夫為不結網驕不墮羿相彼鳥獸猶知為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殖醢齧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趙荆卿絕臍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

胥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揚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百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筭責則引伊周以救溺言宥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瀕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閻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疾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斲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差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沉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竒而拙梗之誣滅父子之恩抽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負所以懷忠

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鑿所為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錐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木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宥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隋珠彈雀智者不為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為富甘卑者以不任為榮故幻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達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滿漉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懸霍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履美於赤鳥緼袍麗於袞服

把撞安於杖鉞鳴條樂平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  
珍於刻楠登高峯為臺榭庇巖壑為華屋積篇章為  
教更實玄談為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指庸隸之所欲  
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惠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  
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  
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偷轡而伏  
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  
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及者謂之不任無義故違者以  
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  
見若運涉陽九讓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  
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  
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  
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  
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努以高蓋神化  
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煙煴王歲四門穆穆以博延主  
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  
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垂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

養內未覩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  
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  
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  
舜在上而箕顛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躬數有控  
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  
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爻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  
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迹乎草澤者誠以才  
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  
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甕  
於洪鍾之側首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鑪乎隆暑之  
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咄若擁經著述可以  
全真成名有補未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  
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  
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捐之  
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  
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  
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  
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

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為是而樂飢餓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返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舄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相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憂避牛跡之淺峻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投鏹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離鼠者不識駟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之噬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為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履賢魯德樂育人才

抱朴子外篇卷一終

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穎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准的者也夫傾鹿鳥之巢則靈鳳不集灑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刺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讎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交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于高也成湯非不能錄下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于木也晉平非不能吏期唐也然復而肆之貴而重之豈

六君之劣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耻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尚進之會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贊像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若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知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為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猶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事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徃徃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

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為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三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猶華猶必不肯乃當憂直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責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猶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高逃遁收而斂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白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為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大儒為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

譁驚也則鍾鼎鐃其聲若乃委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孤丘未登闕風而臨雲霓哉滢汀游潢沔未浮南溟而滅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勳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為常人所不能為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為凡俗所量恬粹不為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轡被犧牛之文繡吞詹何之香餌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賀滄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鸚登高巖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做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減於俗吏仲尼無攻伐



之勳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  
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  
謂不降志辱身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  
羈繫之爲污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  
於印綬志脩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必可輕王公而  
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  
任大便爲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  
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  
之士何其緬然邪任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  
世責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  
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  
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軀煦之和  
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閑夜治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  
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  
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  
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  
投其巨細孰爲曠哉榮紱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  
比於榮紱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

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顛淵易地皆  
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  
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  
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故不棲於  
心術芒芒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  
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  
猶蝸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  
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  
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為錐  
鑽之用抑靈鼓為鞀鞞之音推黃鉞以適金鑣之持  
挽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指之越駢入  
穴以逃之季扎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  
所好莫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  
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  
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  
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掩不掩豆  
菜有糲食又獲逼下邀偽之譏樹塞反坫三歸玉食  
襍俟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滂濁之累未若遊神

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縑乎杼軸之間  
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為埃  
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為  
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為名邪則脩毫可  
以洩憤懣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鏡  
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為功楊雲不以治民蓋世求仁  
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為不臣亦豈  
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  
回死魯定公將躬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  
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  
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  
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  
天下為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崖  
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  
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  
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  
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  
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成

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繁行蓬蓽之內  
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克舜之  
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  
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王帛聘周彥祖桓帝以  
玄纁王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楊仲宣就  
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  
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  
玄纁王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  
順帝以玄纁王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  
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  
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  
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待中大司農皆不起詔  
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羊酒法高卿再舉  
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  
就桓帝以玄纁王帛安車輶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  
纁王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健為太  
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優隱逸  
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為凶酷過惡斷可知

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鑠璞龍鍊屯鈍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况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閭閻扞扞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  
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奕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  
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  
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  
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涅  
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  
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  
低仰之駟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  
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飭責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  
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  
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  
以止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雞帶  
狔霍珥鳴蟬杖劔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

欲任拙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  
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  
悲寓世之條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  
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  
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  
割遊惰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頤  
之穢息畋獵博奕之遊戲矯書寢坐睡之懈怠知徒  
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  
脩業温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  
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  
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  
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躬劌微  
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  
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  
於掌揲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  
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訪鳥喙  
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增羊披靈

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  
候由冬蠡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  
謔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增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  
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  
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鷓鴣之翼  
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  
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  
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  
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  
盛年有故雖失之於賜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  
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蒞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  
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  
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  
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  
膏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  
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  
兩戴霜履水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  
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贖

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  
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  
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  
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  
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頹思  
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  
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  
廣掃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  
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震  
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  
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  
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  
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  
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  
塗玄涿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  
和氣洽而嘉穉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  
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  
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於雲

霄之上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蔗蔥迷大者不能及夫受繩墨者無枉刻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飭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誠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鏹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膏粱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辛蘭麝口爽於膏粱冬香貂狐之縵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

抱朴子外篇卷三終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蔚飭朱翠於楹桷積  
無己於蔑價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沈醉行為會  
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覩學士如草  
芥口筆之平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  
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救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  
曠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  
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為子然後可以  
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  
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  
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楛楛之  
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  
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吻愛  
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厲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  
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  
緒巧善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  
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  
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

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養成之  
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  
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  
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  
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寶象道教之福霍  
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  
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  
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明友師傳尤宜精簡必  
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  
術如仲舒柄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  
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  
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  
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  
友之名無捨遺之實匪唯無益乃友為損故其所講  
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  
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  
勦鴛鴦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麗  
校彈棊博蒲之巧拙計漁獵相陪之勝負品藻妓妾

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  
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  
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  
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堦  
為朴駿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淮  
嵩霍决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  
窗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  
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于絃  
節之側或連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  
於峻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  
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漾  
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連潭縱穉歌於清淵飛高  
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蒼鱗或結具杲於林麓之  
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殿於豐草騁逸騎於平  
原縱盧猎以噬狡獸飛輕鷗以鷲翔禽勁弩殪狂兇  
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  
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  
贊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邀遠

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  
溺之中舍敗德之峻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  
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  
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决溢明褒貶  
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  
擗節執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招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斷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枉直以達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拵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又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偽之

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達維城之穆屬使親踈相持尾為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覲覲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覲駢幽之不守則覺巖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劔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媪煦執秋霜以肅物訓諮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巖若閭風之渡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竄若玄淵之萬仞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雷霆之激響而不為邪辯改其正畫法創制則炳若七曜麗天而不以愛